

やはり俺の

青春ブッコンは 完

まちがっている。

第 5 卷



TBS
Animation

MARVELOUS

貼 @我的

看起来情况不是很乐观的样子，该怎么办才好呢。每个人都对那个人虎视眈眈啊。让他尽量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才让人安心，这个男人那人畜无害的死鱼眼反而让人有机可趁。

难不成思考问题的时候也是用他那不成气的眼睛吗？一想到他之后又会卷入其中哪一个人的漩涡，不如试着我先限制一下他的自由吧。我们的关系这样做应该挺正常吧？

结论：争取和比企谷君多待一会儿。

“比企谷君，该工作了哦。”

嘛，我善意的微笑应该足够唤起他的积极性了。

他苦闷摆了摆手，头发似乎和他一样失望，也耷拉了下来。

“好啦好啦，我打算去叶山那里试一下。”

他越是遗憾叹气，我应该微笑得更惬意才是。

我和他一同往足球场方向步行而去。聚会的委托虽然是接下来，但是自己心里却装着另外一件事。

“比企谷君打算郊游的时候就直接乘坐上京叶线吗？”

“诶？你是X教授日本分部吗？”

他猛的转过头，露出了丢人的惶恐神情。

“虽然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，姑且还是知道你有这样差劲的打算。”

即便清楚，但还是很烦恼，特别烦恼。听到他这样承认，我更是郁郁寡欢撑着太阳穴。

修学旅行不欢而散的画面还有些记忆，那时的我和他为了各自的想法据理力争，不和也无可厚非，倒不如说我们值得。

可今非昔比，我和他已经成为了“我们”。过去的关系在过去的时间留下符合过去关系的事实，现在的关系在现在的时间应该留下什么呢？我们应该留下什么呢？

可身边的这个男人却妄想逃脱郊游，他难道是地鼠吗？

要是容忍他这一次的逃跑，他下一次仍然会选择这样做，也许这一次的郊游是一次我逆转全垒打的机会。

“比企谷君，驳回哦。”

我微笑地驳回他愚蠢的想法。

“诶？为什么。”

幸好快到操场了。

“你先去去找叶山同学吧，我在中庭这里等你。”

“哦…哦。麻烦你了。”

“不允许逃脱。”

我还是在微笑，只是眉目间放得更开了。

“好可怕，都已经不是部长了还是秉持这样负责的态度，你现在是部员啦，是部员就给我好好偷懒。还有……我是能逃到哪去。”

比企谷君无奈苦笑，耸耸肩。嘴里念念有词，一边转过身往操场跑去。

“说好了哦。比企谷君。”我小声悄悄回复他，却感觉自己的脸有一丝暖意。

回过头来，我却扑哧笑了出来。

我是在笑自己。

我在做什么啊，擅自认为他向我承诺了吗？他明白了吗？我们真的说清楚了吗？

比企谷君，你已经向我承诺了哦，虽然你可能不清楚。

我想告诉你的是，女孩子偶尔很狡猾的，雪之下雪乃也不例外。

一瓶MAX咖啡，从自动贩卖机上落了下来，发出了清脆的撞击声。

一边小口啜饮咖啡，一边阅读刚才在部室里没能读完的文库本，最后是一边等工作结束的比企谷君。

这个时节的傍晚已经没有那么冷了，等待着身体逐渐习惯季节的变换，最后换回清凉的夏装。届时就要去一个新的地方了。可是这样的关系要等多久我们才能习惯呢，才能更进一步呢？

所幸等待并不总是让人揪心焦虑，也可能是轻松愉快。

面前传来了沙子的声响，顺势抬起头。

“结束了吗？”

“啊啊，让你久等了。”

他一脸歉意让我有些过意不去。

“没有，你有认真工作就好。”

我轻轻摇了摇头。

“就算你不特地来监视，我也会好好做的哦？”

比企谷君自嘲地干笑了两声，沉下去的肩膀似乎在表达的疲惫。

辛苦了，虽然想这么说，但还是忍住了，代替的是报以一个安慰的微笑。困住了他一会儿，不妨再久一点吧。

“我们走吧。”我收起自己的文库本，捂住咖啡正准备站起来，比企谷君却回过身准备坐下来。

看起来他不太着急的样子。

那我也稍微让出一点点空间吧，不要离太远。

我提起包放到自己的另一侧，留出能让他落座的空间，身子悄悄往他坐的那一侧挪动不可视距离。

坐在椅子上后的他放松呼出一口气，还稍微短暂闭上了眼睛。记忆里能静静注视他的侧颜的机会不多，正面对峙的场景反而数不胜数。嘛，今后可能会比较频繁了，哪种情况都好喜欢。

想着想着，思绪也飘远了。

“和叶山同学说什么话了？”

回过头来聊些正事吧。

“让他帮忙班级聚会的事情。你看，我去在班里进行联络的话召集不到人的吧。这种事情只有让受欢迎的大熊猫来做。

比企谷君玩笑似自嘲，说起来我也快习惯他那自虐式的笑容了。

可这话我无论如何也没办法认同，在我看来他才是大熊猫，眼神不好的那种。

这话当然也没办法说出口，我也只能耸耸肩表示回应。

“我觉得也没到那么可爱的程度。”

眼神不好的大熊猫更可爱。

“也是啊……刚才还被她狠狠嘲讽了一顿。”

比企谷君后知后觉，轻声的语气中带着抱怨。

这反而让我不小心笑了出来，什么嘛，明明自己也在愤愤不平。比企谷君是希望比他可爱吗？

“最近叶山同学好像也被姐姐折腾得够呛，这种程度的话你就听他说说吧？”

“哦——……嘛，要是能帮到挡住她的话那倒是很感谢了……”

他不怀好意松了口气。

这个男人和自己无关紧要倒是幸灾乐祸起来了。

晃了晃自己手中的MAX咖啡，感觉所剩无几，我索性一饮而尽。咖啡的糖分真让人满足。

我朝比企谷君点了点头，一同站起身来。

“走吧……感觉肚子好饿啊。”

看他发自内心慨叹的样子，应该是真的饿了。

如果要一起吃饭的话，那我也得表现出饿的模样吧？

“是啊，刚才一直在看食物的照片，我也觉得有些饿了。”

这么说着，情不自禁摸了摸自己的肚子。不管怎么说，人不可能只喝一罐咖啡就饱腹了吧？对吧？没错吧？他应该知道吧？

他似乎很不自在，看向了别处，

“……要，去哪吗？那个，比如烤饼店之类的。”

他的喉结动了一下，插在口袋里的手也不安分。

想必这样的邀请方式对他来说有些煎熬，不过也能称得上邀请生涯的里程碑。想着说出来就能接受的，如果能一起去某处当然算成功。但是现在甜的东西实在是有些吃不下。

我停住了脚步，踌躇了一下，前后为难的时候勉强挤出了一丝笑容。

困扰的话应该实话实说，你是傻瓜吗？

不免想起他上次在迪士尼的忠告。

“甜的东西……现在有点……”

我仍然有些于心不忍。

“这、这样啊，嘛，那下次也行……”

他瞬间退缩了一下，着急点头表示赞同，言语里充满羞耻慌乱，脸颊泛起绯红，随即嘴唇紧紧抿住，步伐凌乱加快起来。

这个男人瞬间退缩也让我慌不择路，既然是我拒绝的，那提出另外的计划也应该是我的责任。

即便这次退缩的他，估计下次他也依然会试着这样做。我知道的，我很麻烦，比企谷君，不过你也同样麻烦。不过，这才是我们，那似有若无的默契。

我连忙拉住他的衣袖，动作有些狼狈，但姑且还是拉住了他。

于是用我最低但是能让他听到的音量挽留他。

“……所以，去吃拉面吗？”

自己也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会提出去吃拉面，可能是和他一起去吃过，也可能是刚才的谈话里提及过。

“哦、哦……啊，我，好……”

能感受到从袖口传来的体温，能看到他更加泛红的脸颊，能听到的只有他断断续续不成句的答复，勉强能理解他应该是答应了。

我放下他的袖口，背过手悄悄松了口气，却不太有勇气注视他，从心跳的地方传来的温度直直涌上我的脸颊，不行啊，自己红了的脸不太想让他看到。

等到我们能做得更好，还需要一段时间吧。在此之前，我们还是进入了恋爱里拉扯战。

我不得不承认的是，即便在这样的时期里，我也很快乐，很幸福。

两个人驻足了一段奇妙的时间才往前继续踱步。

以后的我会可以挽着他的手吗？

我还是太狡猾了。

即便说好了去拉面店，也没能明白要去哪里的拉面店，但是去车站的话，能选择的地方就可以更多一些。

正打算开口问的时候，比企谷君率先开口。“有什么想吃的吗？分量大的、油多的、清淡的、盐、酱油、味噌、豚骨、鸡白汤、鱼类、超辣、蔬菜浓汤、其他变种……嘛，种类很多。”

就算这么说我也不明白分类的依据在哪？

坦白说我对拉面并不了解，对意面的做法倒是了解很多。所以，一般的拉面就可以了？

“……”

“我不是很清楚,所以普、普通的就可以了。”

“普通的啊……”

似乎出了一个难题,他沉思着抱着胳膊,垂下头,这个男人思考数学题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吗?拉面是什么?要去哪里吃拉面?怎么样的拉面最好吃呢?

哲学与拉面也能迸发出火花吗?

“嘛,要说是普通的话,那能想到的就是被称作中华荞麦面的传统酱油拉面了啊。就是小津的电影里昭和时代的中华街里出现的那种……以鸡骨为主的酱油汤头加上速食面。配料是叉烧、竹笋、大葱那种类型。话说,最近国产鸡上加名牌酱油、知名厂商的细面条、精制叉烧、手

制竹笋、有药味的九条忽做出来的‘d5’困面也很多。要把这两种拉面概括在一起有点困

佳叩阿。按现在的分类来讲,虽然感觉可以算在端丽系里面,但能不能算做普通拉面又是一个

问题……”

听他的唠叨瞬间觉得头晕目眩,一句话也无法进入脑海,仿佛置身于需要看地图才能走出来的迷宫,我忍不住拉住他衣角让他停下来。“等等,等一下”,他转过头来困惑看着我,

“你嘀嘀咕咕说的太快了,我什么也没听见……刚才是什么,念经?恐怖得像只有梦里才会出现……”

“啊不,说普通的话最难办了啊。”

这个男人真的没救了,隐约看到在拉面这方面也头头是道的平塌老师。

明明不用这么纠结也可以,吃什么拉面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对吧?

我不由得无奈长叹一口气,没有这么多复杂的选择,简单一些就可以了。之前不是一起去吃过拉面吗?天下一品吧?

那味道至今令我印象深刻。嗯,凶残的美味。我快步向前走去,转过头,还是给他一个参考吧?

“天下一品呢?之前,不是一起去过吗?”听到我说出拉面店的名字,比企谷君似乎诧异了一下,紧接而来的是无奈的神情。

“千叶市没有天下一品……”

听到他遗憾哀叹,我不由得也迷茫了起来。“啊……这么说来,之前也有说过呢。”“啊啊,千叶一直被说成天下一品的不毛之地……”

“不过,柏终于有一家店了。”

比企谷君紧皱的眉头舒展开,露出了愉悦满足的笑容,我也跟着他笑了出来。

“诶……不过柏离这里有点远。”

“也是啊……”

为了去一家拉面店跑这么远也不是很值得。退一步来说,这样的距离不如直接去东京来得合适。

两人一言一语不知不觉走到了车站,却不约而同地左顾右盼,不知道该去哪,不知道该乘哪趟电车。

“你如果没有什么不能吃的东西的话,我就看着挑一个了。”

他苦笑地挠了挠头。

麻烦他挑的话好像太失礼了,我稍微思考了一下。

一色同学嘴里的“成竹”突然出现在我的脑海中。

但是这里提一色同学好像不太合适,嘛,试一试他和一色同学去过的拉面店吧?太好了,免得这个男人对于这家拉面店只有一色同学画面可不太好。

“你、你常说的……成竹?那里就可以。”

比企谷君似乎对于我能说出拉面店的名字感觉新鲜,嘴唇圆了一些,小声惊叹。

“……离这里有点远啊。坐快速线的话虽然只有两站,但回去的时候就远了。嘛,回去的时候也坐快速线的话也没那么久。”

突然这样体贴让我觉得有些哭笑不得。“那就没问题了。”

我果断回复道。

“……因为远一些,更好。”我小声抱怨。

远一些这样更好.我们能相外得再久一些

比企谷君,从那时起你向我承诺开始,我们面对了很多人和事,即便会羞涩,不安,疲于应付都是没问题的,唯独我们鲜有能独处的时间,没有任何人能打扰的时间。

所以我希望我们回去的路能曲折一些,归途的电车经过的站点能多一些,我们的恋爱可以顺利一些。

他听到了,他应该听到了。我会很麻烦吗?不过,意料之外,他却长舒一口气,宽慰地笑了。

从门口往店里望去,就是比较普通拉面店的装潢,只是黑色字体的招牌和橙色的幕布背景有些不搭,类似黑色幽默。是的,这个男人和这个招牌一样也奇奇怪怪的。

店里人并不多,可能是因为现在离晚间高峰期还有一段时间。

我在拉面售票机上仔细端详了好一会儿,这样点餐的感觉好奇特。说句不那么靠谱的玩笑话,我甚至有点一下售票机,拉面就会掉下来的感觉。

“你是第一次嘛,点最基本的酱油拉面就好了吧。”

“对,什么事都从最基本开始……下次再点味增吧。”

听到比企谷君的建议,我不假思索点了酱油拉面,比企谷君也一样点了酱油拉面,可能是为了照顾第一次来的我吧。

我们拿到餐券之后,回到座位上等待。对于没怎么来过拉面店的我来说,怎样都感到新奇,特别是对于他喜欢的拉面店,我更愿意多了解一些。

这时比企谷君起身离开座位，视线跟随他的身影而去，看到他在饮水机取了杯水。原来还可以自己倒水啊。下次来也许可以从容一些。

我忘乎所以地东张西望，而比企谷君则是百无聊赖坐在圆凳上，想到自己可能有失仪态，我打算安分下来。

店员突然嚷嚷“您点单是！”

洪亮的声音差点把我吓了一跳，比企谷君顺势将餐券递给店员，我也连忙照做。

“请问油脂放多少！”

诶？油脂？油脂是可以直接放的吗？

我慌忙注意到别的顾客油光反射的面汤，抗拒油脂可又不知道应该怎么表达？一想到油腻的面汤，我顿时丧失对拉面的信心。

“这边要清淡的。”

比企谷君姑且替我回答了，可我依然有些害怕，这里的清淡究竟是怎样的概念。

我不安地看着他，他向我点点头，示意让我放心，我稍微振作了一些，抬起头稍微端正坐姿。

比企谷君则是平静地回答店员“咯哒咯哒”。

咯哒咯哒？这又是哪里的语言呢？业内术语吗？

比企谷君不知为何探头望向厨房，我有些好奇什么“咯哒咯哒”。

我轻轻拉住比企谷君的衣袖，他回过头来，把身体靠向我，

“怎么了？”

我微微倾身靠近他耳语，

“咯哒咯哒是什么？”

“猪油的分量啊。说清淡就是一般的量，说普通就是比较多，咯哒咯哒就是特别多。虽然也有超咯哒这种分量，不过那种就感觉整个汤全是油了。”

听完他解释后更让我觉得拉面是一个神奇的世界，有着自成一派的交流语言。

“原来如此，日语在这里不通用啊。应该有口译或者编写出《日成辞典》……”

这样也方便第一次吃拉面的群体吧。

“说得像日英词典一样……”

他忍不住漏出一丝笑意，回过头不知道思考还是发呆，在某一个瞬间，又轻轻凑过来，

“如果有发带之类的东西，把头发扎起来更方便。”

他这么一说让我觉得很有道理，要是头发沾到面汤就有些麻烦了。

“确实，谢谢。”

我赶忙从提包中把化妆包拿出来，打开后拿出那个粉色发圈，把头发扎成单马尾。

回过头来发觉比企谷君正打量着我，怎么了？哪里有问题吗？我困惑看着他，他却摇摇头。

“平常你也一直带着这么多东西啊。”

“也只有这一点。”

很多吗？在我看来，这只是女孩子出门必需品的冰山一隅。对于我来说自己的长发打理比较麻烦，也比较重要，所以我出门就尽量带能整理头发的东西，化妆品尽可能避免了。言及化妆品，那就更多更复杂了，粉底、口红、化妆液、卸妆水、眼线笔、美妆蛋等等，对于比企谷君来说，这可能就是他未知的“拉面世界”吧，可惜就是没有“咯哒咯哒”这样有趣的说法。

我简单迅速收拾，被这样观察自己的化妆包让我有些不好意思。

他能想起来吗？是比企谷君圣诞节赠送的发圈。他送的礼物，我都有好好珍惜。

禁不住摸了摸发圈，

“而且，因为是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一直带着。”

嗯，我想，应该可以传达到了。

余光里他悄无声息捂住嘴角，若有似无地点头，望向别处。

“不好意思，麻烦给两个纸围裙。”

哎呀，既然他防守了，就代表我进攻已经到位了。话说回来，这里还能提供围裙吗？

店员热情地把围裙递了过来，我小心穿上，这样衣服的防备也到位了。转头向比企谷君看去，他随意系上几个扣子，真是的，这样粗枝大叶的模样要是被母亲看到就会让我很头疼了，对于比企谷君来说博得好感度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他到底有没有自知之明啊？

现在就应该好好纠正，以防下一次聚餐再见面出什么不必要的差错。

我轻拍他的肩膀，

“哦，哦哦，怎么了？”

“转到后面去。”

他还没反应过来，我已经摠住他的肩膀，让转椅转了半圈。

比企谷君的扣子没有对齐，上下错乱扣上，显得很凌乱。我把扣子解开，重新系上。

围裙是对油脂的防备，对衣服沾染味道的防备，我认为比企谷君用错地方了。

这么想着，我就用力拉紧围裙，要穿好才行啊，毕竟是你自己向店员要求的。

“太紧了太紧了太紧了你太用力啦。”

比企谷君痛苦哀嚎着，我就稍微松开一些。

好了，放过你吧。下一次再逃脱就不太好了。

我会追到天涯海角，紧紧勒住你哦～
他满怀怨气看着我，我则惬意满足地笑着。
恶作剧结束后，店员端着两碗拉面上来了。
我很自然地拿出手机拍照，难得来一次嘛。
随后，我拿出汤匙尝试一下面汤的味道。面汤的味道很大程度上决定拉面好不好吃，就跟意大利面取决于酱料是一个道理，当然，这只是我类推得到的想法。
咽下去的瞬间，爆炸性的美味充斥味蕾。
我拿出纸巾擦拭嘴唇，向比企谷君搭话，
“真是革命性的美味啊。”
“对吧？”
比企谷君欣慰的笑了。
和天下一品不同，是另一种残酷的美味。
结束就餐后，也自然得踏上归途。不知为何，我们默契地选择了每站都停的电车。即便是我们吃了类似晚餐的一顿拉面，下班的高峰期仍未到来，电车上的人真的一点都不多，这也让我稍感安心，人多起来的地方让我感觉窒息。坐在座位上的我还在回味刚才酱油拉面，
“真好吃。”我暗暗感叹道。
比企谷君从容点点头，跟随着电车摇晃，身体沉了下去，一瞬间融进揉碎的夕阳光中。
是快睡着了吧？
我也感觉很舒适，空荡荡的电车唯独我们隔着微妙距离坐在一起，但在余晖下我们影子却密不可分，好想拍下来。
距离慢慢会缩短的，我会慢慢等待，我们靠近的那一瞬间。那就让我也跟随他一样愉悦睡去吧。
电车刹车时突然剧烈摇晃，比企谷君因为惯性向我倾斜，左臂在某一瞬间紧贴我的右肩，连同比企谷君的脸也从上方向我靠近。
我愣在原地，等待他重新坐好。“啊，抱歉。”
“没有”
这比企谷君是什么新的搭讪方式吗？突然想起由比滨同学教授回避搭讪的方式。
“这种时候也用得上吗？”
“什么？”前言不搭后语，不明白也是自然。我摇摇头，微笑着看向他。下次他向我贴近的话，我试着用用看吧。
电车逐渐加速，比企谷君刚刚坐好的身体又向我慢慢挨近。
我颤巍巍伸出右手，嘴里轻声发出“耶、一”的声音，这是什么方式，做出来的感觉好羞耻，如果对方不回应的話，我反而看起来更窘迫。
比企谷君甚至一时半会都没能明白我在做什么，困惑地看着我。
看着自己的手孤独地悬停在半空中，那近乎满车厢的羞耻感彻底将我淹没，我甚至不敢直视他。比企谷君，你要么给我想起来，要么不要注视我啊。
好吧，我放弃了。
自己的手正无力下落，却传来他的声音。“……耶，耶——”
他举起左手和我击掌，回答的声音迅速流失于这吵闹的车厢中。
神奇的是，击过掌的我们不知将手放置于何处，没能分离，紧贴着垂落到座位上。
我们难道在牵手吗？牵手是这样的吗？既然不是的话，我应该主动抽离吗？
可是我没办法抽离，甚至还想紧握。
以这样的理由第一次牵手吗？这样是对的吗？
比企谷君似乎也在思考。
不变的永远是那越跳越快的心脏，以及对他的喜欢。也许这样就好，我们的关系就是以这样的速度升温的，很缓慢，却又很热烈。
嘈杂的电车中，红着脸的两个人却又很安静。越靠近终点，车厢里人越少，我能握得更紧，比企谷君的手也慢慢握紧回应着我。
我们能牵着手一起走出电车吗？可以牵着一一起出站吗？那肯定也可以牵着手送到家对吧？离十指相扣还差一点但也无所谓，这样就好。我闭上眼睛，感受从手那边传来的体温，沉沉的，慢慢的，睡去。
比企谷君，不要叫醒我。